



西方思想经典译丛

悲剧的诞生

FRIEDRICH NIETZSCHE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缪文荣◎译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BEIJU DE DANSHENG

悲剧的诞生

[德] 弗里德里希·尼采◎著

缪文荣◎译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剧的诞生 / (德) 弗里德里希 · 尼采著 ; 繆文荣译 . — 北京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 2018.2
ISBN 978-7-5639-5702-6

I . ①悲… II . ①弗… ②繆… III . ①美学理论 - 德国 - 近代 IV . ① B83-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8983 号

悲剧的诞生

著 者 : [德] 弗里德里希 · 尼采

译 者 : 繆文荣

责任编辑 : 王 喆

封面设计 :  闻人内文化 · 书装设计

出版发行 :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邮编 :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 郝 勇

经销单位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 10.75

字 数 : 116千字

版 次 : 2018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639-5702-6

定 价 :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译者序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德国著名哲学家、诗人、语言学家。《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美学和哲学著作，是尼采的哲学处女座（1886年这本书重新出版时，尼采给这本书又增加了一个新前言《自我批判的尝试》）。

1869年，在导师李奇耳的举荐下，25岁的尼采成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临时聘任教授，专攻古希腊语、拉丁文文献。这一时期尼采还是一名语言学家，发表了不少语言学著作。正是有了对古希腊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才使他以古希腊悲剧为切入点开始了哲学研究。

1870年，尼采升为正式教授。同年，普法战争爆发，尼采作为志愿医务勤务兵上了前线，但是不到两周就因患疟疾和白喉而回家。在前线期间，他开始构思《悲剧的诞生》，在漫天炮火中冥思

苦想古希腊悲剧艺术的起源与脉络。次年，尼采被巴塞尔大学准予了半年病假，开始专心创作这本书。

《悲剧的诞生》这本书一反传统，认为古希腊悲剧产生于两种艺术冲动：太阳神阿波罗式冲动和酒神狄奥尼索斯式冲动。阿波罗精神代表的是梦境，象征华美幻景，狄奥尼索斯精神代表的是醉境，象征癫狂痛苦。阿波罗带来了塑形艺术，而狄奥尼索斯带来了音乐艺术。尼采以这两种象征说明悲剧艺术的诞生、发展以及灭亡，他认为，人生是痛苦的，阿波罗以梦境的美丽幻象给人们带来愉悦，让人们有了活下去的理由，从而古希腊神话就诞生了；而狄奥尼索斯则将人生凄惨的现实揭露了出来，酒神冲动就成了狄奥尼索斯式艺术的根基。当酒神冲动和日神冲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古希腊悲剧就诞生了，这一悲剧就是酒神抒情合唱与日神梦境舞台的结合。当欧里庇德斯试图将悲剧安放在日神冲动的基础上时，悲剧就因失去根基而消亡了。

《悲剧的诞生》是超越了时代的。尼采认为人们只有在醉境中才能获得形而上的慰藉，他认为悲剧体现的是一种非功利、非科学的人生态度。他猛烈批判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认为它们忽视了生命的根基，是浅薄的乐观主义。理论家的乐观主义“反对酒神智慧和艺术……用世俗的调和……用高度利己主义的自然精神力量来取代形而上的慰藉”。他认为正是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主义扼杀了古希腊悲剧。这种反理性的思想当时招致了广泛的批评，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人们反思“优生学”、种族歧视这些由绝对理性主义导致的恶果。各种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的精致的“现

代社会建筑”不断暴露出其缺陷和危机。当然，对于这种反理性主义，读者也要带着批判的态度去看待。

这本书的序言是尼采写给音乐家瓦格纳的，当时瓦格纳和叔本华都是尼采的偶像，这本书的很多思想都深受这二人的影响，但是后来，这两人都被尼采批判了。1878年，尼采发表《人性的，太人性的：给自由者的书》，正式宣告了与瓦格纳的决裂。

虽然尼采后来一再强调，《悲剧的诞生》的主旨在于创造一种纯粹审美的评价，审美价值也是他承认的唯一价值，但实际上他是借美学谈人生，借悲观艺术谈人生悲剧，借对悲剧诞生与灭亡原因的探讨，反对道德，反对理性。他说：“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世界和存在才是有意义的。”而这种意义的最高形式就是酒神精神。

缪文荣

2017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自我批判的尝试·····	1
写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	15
第一章·····	17
第二章·····	23
第三章·····	27
第四章·····	32
第五章·····	37
第六章·····	43
第七章·····	47
第八章·····	53
第九章·····	60
第十章·····	68
第十一章·····	73
第十二章·····	80
第十三章·····	87
第十四章·····	91

第十五章.....	96
第十六章.....	102
第十七章.....	109
第十八章.....	116
第十九章.....	121
第二十章.....	130
第二十一章.....	134
第二十二章.....	142
第二十三章.....	147
第二十四章.....	152
第二十五章.....	157
尼采年表.....	159

自我批判的尝试^[1]

1

不管你对本书有多少疑问，这本值得怀疑的书基于何处？无论答案是什么，这都一定是一个至关重要且引人入胜的问题，而且一定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对此，这个问题出现的时间是明证（不管它引发了什么问题）——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2]期间的那段动荡不安的岁月。尽管如此，这本书依旧顺利诞生。当沃尔特战役（Battle of Wörth）的晴天霹雳在欧洲回荡的时候，一位沉思的未解之谜爱好者，即此书的缔造者，正局促于阿尔卑斯山一隅，苦

[1] 尼采于1870年—1871年写就《悲剧的诞生》原稿，并以《写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作为前言。1886年，尼采撰写《自我批判的尝试》一文，以此作为该书再版的前言。

[2]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尼采怀着“振兴文化”的热情参军，作为志愿医务勤务兵上了前线，但是不到两星期就患上了痢疾和白喉，不得不回后方休养。休养期间完成《悲剧的诞生》一书。

思冥想却又困惑不解（因此既非常煎熬痛苦又无忧无虑），他的有关希腊人的思考从笔端流泄而出——那正是这本古怪艰深之书的核心所在。此篇序言（或者说后记）便是献给这本书的。数周过后，他来到了梅斯^[1]（Metz）的城墙下，但此时仍然没能解开他对古希腊人和古希腊文化中所谓“宁静”的困惑。直到那个时局极度紧张的月份——在普法缔结凡尔赛和平协议的那个月，他终于恢复了宁静，那时他正慢慢地从疾病中恢复过来（那场病让他从战场回到了家中）。在休养生息的间隙，《悲剧的诞生》一书从他笔下诞生了。

从音乐当中？音乐与悲剧？希腊人与悲剧的音乐？希腊人与悲观主义的艺术作品？最成功、最美丽、最令人艳羡的民族，过着最鼓舞人心的生活的民族——希腊人？这怎么可能呢？他们真的需要悲剧吗？说得更确切一些，他们真的需要艺术吗？另外，什么是希腊艺术？它是如何产生的？

大家可以从这些问题中猜到这个关于生存价值的大大的问号出现在哪里。悲观主义对于古代的印度人，对于我们“现代”民族和欧洲人，是衰颓、毁灭和灾难的表现，象征着枯竭和衰败的本能。那么，悲观主义对于希腊人也同样如此吗？存在一种属于强者的悲观主义吗？一种源自健康，源自过度充溢的幸福、生存的充实，对于艰难、可怖、狂怒凶猛以及可疑之物的理智的偏爱？希腊人可能因为生活过于充实而苦恼煎熬吗？他们可能热诚渴望可怕之物，面对可怕之物时心怀跃跃欲试的无畏，仿佛渴求敌手——那种值得一

[1] 梅斯，法国城市名。1870年8月沃尔特战役爆发，法军在梅斯遭到普军合围。10月27日，法军投降。

试的敌手——以便检验自己的功力，领略何为“恐惧”吗？

对身处那个最美好、最强大、最勇敢的时代的希腊人来说，悲剧神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来说，伟大的酒神现象（the Dionysian）又意味着什么？源自酒神精神的悲剧呢？相比之下，我们该怎么理解杀死悲剧的东西——苏格拉底式的道德观与辩证哲学以及理论家的满足与宁静？这种极具苏氏色彩的方法难道不是一种衰败、枯竭、病态的表现吗？难道不是混乱无序的本能消亡的表现吗？古希腊后期的“希腊式的宁静”也许只是落日余晖吗？对悲观主义怀有敌意的伊壁鸠鲁精神（the Epicurean Will）也许只是一个遭受痛苦的人的谨慎吗？甚至科学探究本身，也就是我们的科学——是的，所有的科学探究，如果视作生命的表现，它们又意味着什么？所有那些科学的意义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科学源自何处？这些问题该如何思考？科学也许只是面对悲观主义时的一种恐惧和借以逃避的借口，一种看似绝妙实则脆弱的抵御现实真相的自我防卫。从道德意义上说，那种科学莫非就是诸如怯懦和谎言之类的东西吗？从非道德意义上说，那种科学就是一种聪明的把戏吗？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也许那就是你的秘密吗？啊，你这隐蔽的讽刺家，也许那就是你的讽刺吗？

2

那时我努力攥在手心的是可怕而又危险的东西，这是一个带角的问题（不一定就是一只公牛，但是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新问题）。

今日我要声明，这个问题就是学术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学术研究破天荒地被认为是有一问题的、可疑的。但是，这本饱含我这样一个青年的勇气和怀疑精神的书，对它而言，它竟源自一项原初与年轻的心相悖逆的任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

这本书仅仅脱胎于极不成熟——确实是极不成熟——的个人经验，它们当时仍旧模糊不清，勉强可供交流表达，它们筑基于艺术之上（因为科学研究的问题不能在自身的基础之上被认识）。这本书对爱好分析、能够自我反省的艺术家来说（这意味着那些被视作例外的艺术家，人们需要寻找他们，但也许人们并不会乐意）充满了心理上的创新和艺术的玄妙，在其背后还有艺术的形而上学。这部年轻作品洋溢着一个青年的活力和忧郁，即使在书中某些地方，作者像是恭恭敬敬地向某位权威鞠躬行礼，这本书也不改毅然独立、不服输似的自强自立的本色。简而言之，虽然此书中所提的问题显得比较古奥，虽然此书患有年轻人的各种毛病，尤其是措辞冗繁、来势汹汹，似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威势，但它毕竟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哪怕是从“第一”这个词的贬义角度来考虑亦是如此。

另外，回顾这本书所取得的成功（特别是对于这本书所写给的那个人，也就是理查德·瓦格纳，全书像是和他面对面地谈话），这本书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它在它所处的时代获得了最优秀人物的认可。正因如此，此时此刻我须深思熟虑，谨慎而周到地对待这本书。然而，我不会完全地掩饰这本书现在多么令我感到不快，十六年后它重新摆在我的面前显得多么的奇怪，我的年纪更大了，更富有洞察力，而且我的双眼一点也没有变得更冷漠。当年这本大胆的书敢于首先触及的问题，本身就变得不

那么遥远了，这些问题包括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探究，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待艺术……

3

我再说一遍：这本书在我今天看来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我认为它写得很差，且呆板、痛苦、意象古怪而混乱，到处都是甜美的话语，显得柔弱而纤靡，无助于清晰地展现逻辑思维；它极度地自信，因而摈弃了证据，甚至怀疑证据的意义；它就像一本为新人而写的书，就像为那些沉浸在音乐中的人谱写的音乐，为那些从一开始就一起紧密地由隐秘而深奥的审美体验联系在一起的人写的音乐，为那些血液中流淌着相近艺术细胞的人准备的识别标记，这是一本傲慢而狂热的书，它从一开始就与那些如同庸俗粗鄙的俗物的知识分子牢牢地划清了界限，甚至于它更加远离普通民众。但是正如它已经证明并仍在证明的那样，它必须对这个问题有了足够的理解，才能找到狂热的同好，并引导他们沿着幽隐的新路寻觅新的舞台。

不管怎样，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对此，好奇的人能够明白它，那些觉得它不合口味的人也能够明白它），一位尚未知晓的神的信徒暂时将自己伪装成一名博学的学者，隐藏在德国人严肃和辩证的庄严之下，甚至隐藏在瓦格纳追随者的恶劣行径之下。在这里，有一种有着陌生的甚至不可名状的需求的精神，一段充满了疑问、经验、秘境的记忆，除它之外还有酒神狄奥尼索斯之名，写在那儿像个问号（人们这样怀疑地告诉他们自己）。某种像神秘

主义者的东西和几乎像酒神的女祭司一样暴怒的灵魂在这里讲述，这灵魂吃力地、恣意地、结结巴巴地说着，就好像在说一门异域的陌生语言，几乎不确定它是想要表达什么，还是想保持沉默。这个“新灵魂”本应该歌唱而不是讲述！太遗憾了，当年我没有敢于像诗人一样表达那时我必须说的话，也许我本该能够做到的！或者至少应以古典语文学家的身份讲述——即使在今天，在这个领域内几乎所有东西还在那里等着语文学家去发现和挖掘，尤其是，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什么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将会一直在那里，而我们将会像过去一样对希腊人一无所知，也没有办法探知，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4

是的，到底什么是酒神精神呢？这本书对此给出了一个答案：一位“知识渊博的人”在那里讲述他自己的神的新信徒。可能我现在要更加谨慎、更加谦虚地谈论这样一个晦涩的心理学问题——悲剧如何自希腊人中诞生。一个基本问题是古希腊人与痛苦的关系，也就是古希腊人与他们的敏感程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成不变的呢？还是它能够自我改变？他们对美，对盛宴，对欢乐，对新的崇拜的持续而强烈的渴望产生于贫乏、悲愁或痛苦吗？如果我们

假设这种对美和善的渴望是真实存在的，而伯里克利^[1]，或者说，修昔底德^[2]在伟大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上让我们明白这种渴望曾经存在，那么，那种相反的渴望源自哪里呢？那种矛盾的渴望像是先于对美的渴望，那也就是古希腊人对丑的渴望，古希腊人对悲观主义，对悲剧神话，对所有可怕的、暴怒的、神秘的、毁灭性的、灾难性的事物的强烈愿望，他们以此作为生存的基础。这种愿望也许原生自力量，产生自充沛的健康，产生自生命的绝对充实。

从心理学上说，那种不但产生了喜剧艺术还产生了悲剧艺术的疯狂——酒神式的疯狂有什么意义呢？也许疯狂不一定是堕落、衰败、文化颓废的表现（这是一个治疗疯癫的医生要回答的问题），也许有一种与健康，与人类的青春期，与青春相关的神经官能症存在着，那么，那个上帝和山羊融为一体的萨蒂尔能够揭示什么呢？是由怎样的个人经验，是由怎样的冲动，古希腊人将酒神狂热者和原始人想象成萨蒂尔的呢？悲剧合唱队的起源又是由什么产生的呢？

在那个希腊人的身体茁壮成长、灵魂容光焕发的时代，也许整个群体、整个文化体都沉浸在特有的狂喜、幻想和幻觉之中。如果希腊人是在最富生机的青年时期产生了对悲剧的渴望并成为悲观主义者，那该怎样？如果用柏拉图的话说，明显是一种疯狂的行为给

[1] 伯里克利（前495—前429），古希腊奴隶民主制度杰出代表，在他的领导下，雅典的奴隶制经济、民主政治、海上霸权和古典文化臻于极盛。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一周年后雅典为阵亡将士举行国葬。葬礼上，伯里克利发表了传誉世界的演说，高度赞扬了雅典的民主政治和繁荣的文化。他的演讲被修昔底德写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而得以延续至今。

[2] 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整个希腊都带来了福泽，那又该怎样？

另外，让我们将这个问题反转一下，如果古希腊人显然在行将倾覆、危如累卵的时候开始持续地变得更乐观、更肤浅、更虚伪、“更开朗”也“更科学”，同时强烈地渴求提高逻辑思维，渴求理性地认识世界，那该怎么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尽管我们有各种“现代的思想”和民主旨趣的成见，也许乐观主义的胜利、理性的日趋昌隆、实践性的和理论性的功利以及与之同期的民主本身，而非悲观，才是一种权力衰落、接近暮年、生命力枯竭的表现。我们看到，这本书肩负着一连串艰深的问题，既然如此，让我们再加上一个巅峰之问：从人生的角度来看，道德意味着什么？

5

在《写给理查德·瓦格纳的前言》中我已经提到，艺术——而非道德——才是必要的形而上的人类活动，在这本书中频繁出现提示性的语句：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才能够得到有效的解释。实际上，这一整本书只确认了一种美学意识以及一种隐藏在发生的所有事情下面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那便是一个“神”，但是那肯定只是一个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之神，这个神既在创造中又在毁灭中，既从好事中又从坏事中感知自己的快乐和力量，这个神，在他创造世界的时候，摆脱了源自充实和过剩的压迫，摆脱了汇集于内心的矛盾带来的煎熬。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是现实的神的表现，表现为身处水深火热之人恒变恒新的

想象，是内心矛盾最多的人的想象，是最具反抗意识的人的想象，是那些知道只有在幻觉中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想象。

人们可能会说这种艺术上的形而上学任意武断、毫无意义，并且异想天开，但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已经显露出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将会在某些情况下扎根于那危险的形而上学艺术，并起身反抗生存的道德化解释和道德意义。在这里（也许是第一次）宣告了一种超越善恶的悲观主义。“信仰的颠逆”受到了批评，叔本华^[1]早先便乐此不疲地向这种颠逆投以狂怒的霹雳似的谴责和抨击。这套哲学敢于将道德置于现象的天地中，并因此将其作为外观、欺骗性的错觉、假象、阐释、编造之物和一种艺术作品纳入幻觉的领域，而不是（从某些唯心的目标意义上考虑）幻想。

也许我们能够从本书对基督教谨慎而敌意的缄默中，更好地测量出这种对道德的敌意的倾向的深度。基督教是人类曾经有过的一种对道德主题充分而彻底的表现，也是我们能够倾听到的东西。老实说，没有什么事物比基督教的说教更能够反对世界的纯粹的美学诠释和论证（在这本书中就是这样陈述的），基督教的说教现在和将来都只是道德的说教，基督教的说教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比如，上帝的真实性），它将艺术贬低成了一种谎言，换言之就是，基督教的说教否定艺术，谴责艺术，审判艺术。

在这种思考和评估的方式背后（无论何时，只要这种方式是一贯性的，那么它对艺术肯定是有敌意的）。此外，我还察觉到一种对生命的敌意，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愤怒的、复仇的厌恶感，因为所

[1] 叔本华（1788—1860），德国著名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唯意志主义及生命哲学学派对近代的学术界、文化界影响极深。尼采早年比较推崇叔本华的学说。